

老炮儿

时过境迁的「顽主」

文本版特约撰稿 故城

管虎偏爱在自己的电影里设置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时空，从《头发乱了》开始，到《斗牛》，观众能在电影里看到多个“时”或者“空”穿行、交叉和勾连，如同音乐中的复调，多维叙事产生了丰富和耐人寻味的意蕴。《老炮儿》也不例外，只是将两个时代平移到一个时空。处于局促胡同的“老炮儿”，讲义气按规矩办事；处于开阔洋楼的“二代们”，有着自己的新秩序和行事逻辑。

《老炮儿》开篇就提醒观众，两个时代有道难以逾越的“代沟”：小偷拿了钱，随手将钱包身份证件扔进垃圾箱，把老辈的“盗亦有道”全不当回事；三轮车夫调侃着六爷，死守老业不如去蹬三轮，“一趟一张儿”；城管小哥得理不饶人，张手就向小贩儿脸上招呼，不交罚款就甭想放入放行。在老炮儿眼里，这些年轻人都是认钱不认人的种儿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，“面子”可供消费也便舍得弃放得下。他抬头望着天，只有天空还依稀熟悉。

老炮儿所处的时代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胡同。他们祖辈都生活在全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政治中心，政治人物走马灯地换，他们却只能过着市井生活，永远被排除在权力体制核心之外，他们无正经职业，游荡、无事生非之余，平日里遛遛鸟，擅长京味调侃和针砭时事，外表高傲，色厉内荏，在外人不懂或鄙夷他们时，内心却始终有着坚定的自我认同。这是王朔笔下的顽主，也是冯小刚的本来面目。只是时代变了，他们老了，与时俱进的，下海经了商，做些《顽主》《甲方乙方》里“替人解难、解闷、受过”的买卖；不愿妥协的，窝在胡同里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勉强维持生计，三根大血管堵了两根，依旧是喝酒



《老炮儿》剧照



冯小刚凭借《老炮儿》获金马奖影帝。

抽烟涮羊肉，这便是《老炮儿》里的六爷，时过境迁的顽主。

只是时代来到了新世纪第十五年，宣武早已并入了西城，人们的生活已被五花八门的经济活动所主导，大家伙都在盘算着自己的生意经，拼命奔向远大“钱”程。年轻一辈，得到父母荫庇的成了“二代们”，就像小飞和他的“三环十二少”，干的事无非是赛车、夜店和泡妞，闲来无事看看古龙，偶尔向往一下那个并不存在的江湖；白手起家的，或麻木工作疲于奔命，或浑浑噩噩茫然不自知，大抵心里每天都在想有朝一日让自己的下一代成为“二代们”。

管虎将两个时代的人物并置，延续了他作为第六代导演一贯的敏感和自省，也与《头发乱了》《斗牛》和《杀生》在叙事技巧上一脉相承，均在并行的时空中建立了导演与人物之间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抗或对话关系。这种对抗或对话关系，在《老炮儿》里存在三个层面：

一是六爷与小飞。六爷尚“义”明“理”，遇到事儿有一股狠劲，无论对方是谁，“铲”不平就搭上自己一条性命，无所畏惧；小飞是权贵的接班人，也是新秩序的受益者，遇到事儿都能折成一串儿金钱数字，“钱”作为工具似乎能摆平一切事儿。他与六爷不打不相识，实际上是新秩序与老规矩的对抗，是两个阶层理念与行为方式的对抗。好在小飞虽然我行我素、目中无人，内

心却藏着一个江湖，住着一个李寻欢，只是在一个满是利益交换的时代无法兑现，于是遇到六爷，很容易被他身上那股“孤剑天涯不惧险，衣袂决然过江湖”的侠气所折服，因此小飞对六爷态度的转变似乎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小飞毕竟不是权贵，这个世界也还没轮到他接班，他与六爷内心的和解并没有达成两个阶层的对话与和解，他与六爷用手势达成的协议最终也不过是一场昙花一现的相识罢了。

二是六爷与晓波。六爷与晓波作为父子两代人，最初的关系也是充满隔阂和对抗。晓波看不惯六爷的顽主陋习，六爷也觉得在孩子面前没有尊严，双方许久不联络，连起码电话问候也没有，若不是三儿和霞姨的暗渡陈仓，若干年后两人恐怕也会“相忘于江湖”。晓波的性格与六爷很像，死要面子，不肯为对方让步。经历了“被绑”事件，两人在小馆子把话谈开后，父子关系才得以峰回路转、重回正轨。令人意外的是，父亲权威的建立和父子关系的修复作为影片的一个主题，头一次出现在管虎的电影作品中。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（被“阉割”的一代）的代表人物，管虎所有电影中父亲形象都是缺席的，他电影里的叛逆和狂欢都在脱离权威审视的地下完成。而《老炮儿》中父子关系的弥合，几乎与同为第六代导演的张扬（《向日葵》）、王小帅（《日照重庆》）和贾樟柯（《山河故人》）同步，似乎预示着第六代导演逐渐开始离开那个刚愎自用的地下年代，集体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。与此同时，管虎将“老炮儿”这个角色交给有代际差异的第五代导演冯小刚，风格上也不再执着于描绘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和无序、无因、无理的人物状态，似乎说明这种对话存在于戏里戏外的方方面面，难怪有

人说管虎身上那躁动不安的荷尔蒙终于被冯小刚收服，并在《老炮儿》里终于爆发。

三是老炮儿与时代精神。影片中最让人唏嘘的恐怕还是老炮儿与时代精神的关系，那是“理想主义者”与“现实”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我有时在想，老炮儿的这种遥远的侠骨柔肠，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多少生存空间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顽主只是在政治上被孤立，经济上他们与众人平起平坐，讲规矩、重义气和守信用是他们自我价值认同的资本（至少活出了精神气儿）；而这个时代，他们的游手好闲和超脱让他们与整个时代精神脱节，在经济上被甩出了核心圈，这或许远比在政治上被孤立难受的多。在一个只看结果不求过程的时代，老炮儿的那点规矩、义气和信用，还有聊以自慰的尊严，还有什么值得得瑟的？被时代挤压了生存空间的老炮儿们，不正像关在四合院牢笼里的鸵鸟，他们与时代的对抗/对话，终会以一方的失衡而消亡，于是《老炮儿》的结尾，是他们与这个陌生的新时代，做的最后一次挽回尊严的努力。

出租车上，老炮儿带上墨镜，老泪纵横。与其说他不相信现代医学，不相信搭桥手术能让他起死回生，不如说他不相信这个时代，对没有尊严的活着的绝望。于是他没有手术，把身后事“托付”给话匣儿（霞姐），配上军衣、军靴和军刀，在斑驳又摇摇欲坠的冰面上，孤身赴约，那只能是理想主义者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尊严的死，并向这个时代宣告，永不妥协。

赴死前，老炮儿看到了逃出四合院在街上奔跑的鸵鸟，这个根本不属于城市的“异类”在城市里茫然失措。管虎意味深长地给鸵鸟脸部一个特写，这不正是老炮儿吗？

“小鲜肉”吴亦凡在剧中扮演小混混。

